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0年12月7日
星期一

思想之光
——文学文字的魅力

□ 编辑：向平
□ 美编：继红



【文学课】

“茶道”之“道” ——郜元宝讲“周氏兄弟”同题杂文《喝茶》

1924年11月，周作人写了篇文章叫《生活之艺术》，声称中国人的“生活之艺术”已经失传，只有一些碎片还留存于“茶酒之间”，而即使喝茶吃酒的道理也濒临失传，须赶紧挽救，这样才能重建“中国的新文明”。

既然把喝茶喝酒的意义提得如此重要，周作人就身体力行，紧接着在1924年12月又写了篇散文叫《喝茶》，具体阐发他的思想。周作人很看重这篇《喝茶》，起先收在1925年出版的《雨天的书》里，1933年又收进《知堂文集》。

周作人谈喝酒的文章也不少，这里先只看他怎么谈“喝茶”。

《喝茶》这篇文章，先从徐志摩说起，说徐志摩在一所中学讲过“吃茶”，可惜他没去听，也没见徐志摩把讲稿写成文章。但他推想徐志摩肯定是在讲日本的“茶道”，于是就随手写了一段他自己对日本茶道的理解：

茶道的意思，可以说是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，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，是日本之“象征的文化”里的一种代表艺术。

寥寥数语，并不多做发挥，接着笔锋一转，说日本茶道并非他关心的问题，“我现在所想说的，只是我个人很平常的喝茶罢了”。

但周作人也并不立刻就介绍他的喝茶究竟怎样“平常”，而是转过头去，说英国作家乔治·吉辛认为，英国家庭用红茶就黄油面包喝下午茶，是一天中最大的乐事，有着一千多年喝茶历史的中国人未必能体会。周作人反对吉辛的说法，他认为英式下午茶简直就是吃饭，哪有中国人喝茶正宗。

说到这里，周作人才终于亮出他本人的茶道：

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

但他又说，近来中国人受西洋影响，丢失了这种茶道，只在乡村还保存一点古风，可惜乡下房屋茶具都太简陋，只有“喝茶之意”而无“喝茶之道”。

可见周作人要探讨的，是有点终极意味的“喝茶之道”，也就是喝茶这件事背后包含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。

那么，何为“喝茶之道”？对此，周作人有一段很有名的解释——

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个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

这听起来看似高妙，其实也很平常，无非举了“茶道”四要素。

第一环境要清幽；第二须“清泉绿茶”，即泡茶的水要好，茶须绿茶；第三茶具要讲究，最好是陶瓷的；第四茶友要对路。所谓“同二三人共饮”，可不是随便拉上什么人！

四要素凑齐，便可以从“为名为利”的世俗繁忙中暂时抽身，“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”，享受半天清闲，红尘中最高的梦想也就不过如此。

说到茶，附带又说到“茶食”，即喝茶时所吃的东西。周作人反对中国人喝茶时吃瓜子。他没说什么，我想大概是嫌吃瓜子时，瓜子壳乱吐，唾沫星乱飞吧。

他推荐的茶食一是日本“羊羹”，据说是唐朝时从中国传过去的。其次是江南茶馆的“干丝”。再就是他小时候在绍兴吃过的一种“茶干”。这些茶食的共同点是“清淡”。他尤其欣赏茶干，认为这是远东各国独有的食物，西洋人领会不到其妙处，正如他们不理解中国人的喝茶。

这样的“喝茶”，不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日本茶道吗？周作人说了半天又绕了回去，还是认为日本“茶道”就是中国人丢失的那“一点古风”，而其精华所在，莫过于《喝茶》的最后一句，“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”。

何为“清茶淡饭”？何为“固有之味”？周作人点到为止，要读者自己去体会。这就很含蓄，令人处于似懂非懂之间。所谓“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”，所谓“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”，所谓“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”，说得多么美，又多么难以把握。

周作人太喜欢谈论喝茶了。古人喜欢取斋名室号，周作人的就叫“苦茶庵”。他经常邀请北京的一帮文人到他的苦茶庵喝茶。他的一组新诗，总题就叫“苦茶庵打油诗”，还有一本自选集叫《苦茶随笔》，而1934年那首引起轩然大波，朋友们唱和不断，而敌人们骂声不断的《五十自寿诗》，最后一句也是“请到寒斋吃苦茶”。

所以周作人喜欢喝茶，喜欢谈论喝茶，是出了名的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周作人喝茶，几乎赶得上陶渊明饮酒了。但周作人的初衷，只是想借喝茶来探讨“生活之

艺术”，即一种合宜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，并非鼓吹一天到晚喝茶，或者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那样，标榜只有她才懂得喝茶。但许多崇拜周作人的人一哄而上，竞相谈论喝茶，客观上就把自以为只是“很平常的喝茶”的周作人，塑造成一位喝茶大师了。

喝茶人人都会，但几人懂得“喝茶之道”？这就产生了许多神秘的解释。愈解释愈神秘，最终就像妙玉那样，堕入魔道，装腔作势，故弄玄虚地瞎讲究。造成这种风气，周作人尽管不是始作俑者，但多少也脱不了干系。

无独有偶，1933年9月，鲁迅也写了篇《喝茶》。时隔九年，鲁迅这篇同题的杂文，既像是为周作人解围，又像是的对这位老弟有所提醒，有所讽刺。

文章开始说，某公司打折，他赶紧去买了二两好茶。泡了一壶，郑重其事地喝下去，不料竟和一向喝的粗茶差不多。略一思索，明白原因在茶具。不该用茶壶，得用盖碗。于是改用盖碗泡了，果然“色清而味甘，微香而小苦，确是好茶叶”。可惜正在写骂人的文章，结果还是跟喝粗茶一样。

根据这种切身经验，鲁迅得出结论：

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“清福”。不过要享这“清福”，首先就须有功夫，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覺。

原来要懂“茶道”，除了有钱而又有闲，可以享“清福”，另外还需在有钱有闲的前提下不断地“练习”，刻意养成一种“特别的感覺”。这两项只有“雅人”才具备，跟“粗人”是无缘的。

鲁迅并非因为“粗人”不懂品茶，就否定“雅人”的“茶道”，或一般地攻击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”的“清福”。他只是强调凡事皆有度，不能太过，过犹不及。比如，清泉泡茶固然好，但没清泉，自来水也不是不可以。不一定非要陶瓷的盖碗，但也没见谁有了上等龙井，却偏要泡成大碗茶。总之要有度。

但相比之下，鲁迅更讨厌的还是“雅人”的无度，即“雅人”喝茶时刻意追求的那种“特别的感覺”：

感觉的细腻和敏锐，较之麻木，那当然算是进步的，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。如果不相干，甚至于有碍，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。

“细腻和敏锐”怎么就“病态”了？鲁迅以“痛觉”为例，说这是必需的，“一方面使我们受苦，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”，否则被人捅了一刀，不知疼痛，岂不危险！“但这痛觉如果细腻敏锐起来呢，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，连衣服上的接缝，线结，布毛都要觉得，倘不穿‘无缝天衣’，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背，活不下去了。”

喝茶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有条件的话，不管怎样喝上一杯，都不失为一种“清福”。但如果为喝茶而喝茶，把喝茶弄得神乎其神，甚至闹得乌烟瘴气，以至于妨碍了正常生活，那么鲁迅就说，这还不如“不识好茶”，不管“茶道”，简简单单地去喝吧！

那么能不能说，鲁迅彻底否定了周作人呢？恐怕也未必。

鲁迅主要是批评一些瞎起哄的人对周作人的误会。如果说鲁迅也有“茶道”，那他跟周作人其实倒不无相通之处，当然也有微妙的区别。

鲁迅所谓“不识好茶”，简单直接地去喝，跟周作人主张“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”，都是强调喝茶的态度，最好是以我为主，顺其自然，不必太在乎茶的好坏，也不必太在乎别人都是怎么喝茶的。

但周作人想通过喝茶追求更高的境界。他所谓“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”，就不是针对“粗人”，而是寄希望于少数“雅人”，也就是前文所谓“二三人”。在周作人心目中，只有他们才懂得“喝茶”，才有希望挽救中国的“生活之艺术”，重建中国的新文明。

相比之下，关于喝茶，鲁迅就没有那么郑重其事。他更加随便，也更加包容。鲁迅欣赏“粗人”的爽快，也能理解雅人的“清福”。“喝茶”毕竟是各人自己的事，只要不刻意追求“细腻和敏锐”，爱怎么喝就怎么喝，别人管不着。因此不必立一个标准，说这才是“正宗”。鲁迅怀疑号称“正宗”的人，很可能根本就不正宗。

看来喝茶不能太讲究，但也不能太不讲究。不必盲目效法别人，但也不能“推己及人”，强求别人效法自己。喝茶事小，却关乎基本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。

这大概就是所谓“茶道”或“喝茶之道”吧。“周氏兄弟”的“茶道”，既亲身实践，又深思熟虑，隐隐地还有对话关系，值得仔细玩味。

（郜元宝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）

【在路上】

旅行的味道

□ 王家人

旅行是去观察身边的景色和事物。当人们追问旅行的意义时，毛姆写道：我旅行一趟，回来时不会依然故我。

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毛姆，惯常以冷静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。在《客厅里的绅士》中，他说，我喜欢旅行是因为“喜欢到处走动，我享受旅行带给我的未知的感觉。”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陌生感，在陌生的异地等待着你，旅行的本质魅力不过就是未知。人们往往会因独特感而着迷于一个从未被发现的角落。就如阿兰·德波普曾在加油站发现了生活的诗意，他在《旅行的艺术》中把原因归为，这里是一个“全新且实在的场景”。

旅行中与异于平时生活的风景相见，能使人们暂时摆脱因循僵滞的生活，这是独属它的魅力。偶尔暂别熟悉的城市，去造访异乡的人，从现存的习俗，去看土地的过往，在旅行中，体味人情，甚至别有一番滋味。

柴路得的旅行或许更好地阐释了这句话，他的旅途上没有相机，没有驴友，有的是每一处形形色色的人。从西域小城，到美国印第安人部落，他沿着沉默的轨迹，去了解沉默者的故事。那些口吃少年，失语症患者，阿尔茨海默症老人，甚至是习惯闭嘴的机密保管员，在沉默的底色中被赋予了生命的亮色。

走过那么多地方，印象最深的并不全在声名显赫的景区。比起黄山的险峻嶙峋，奇石怪峰，我更喜欢破晓时分一路上偶遇的茶树、群山与浓云重雾；比起苏州城充斥着臭豆腐、烤鱿鱼等气味的山塘街夜景，我更喜欢陈旧“老”街的小市场，大清早，小摊大车交错停放着，摆满了水灵灵的水果和蔬菜，吃着叫不出名字的食物，听着猜不懂意思的闽南话，热闹得如同参加一场不期而遇的盛宴。

旅行不是探寻新的疆域，而是抛弃旧的世界。每一个我们认为陌生的地方，实质却是别人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“城市与城市，目的地与目的地，其实相对无异。而旅行，其实是一个找寻不同的自己的过程。”旅行并不是旅游，它不是走马观花似的观赏，是接近土地，带着行走的力量。告别按部就班的日常，有种生活在别处的欢愉感。

瑞士小说家帕斯卡·梅西耶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会为无法出门旅行的人感到难过？因为他们无法涉足外在世界，内在不能随之延展。”无法于行走中丰富自我，因而被剥夺深入自己内在的可能性，被困在僵化的区域里。

只有常走在路上的人才会懂，每一张陌生的面孔一闪而过，便不会重逢，每一幅摄人心魄的美景，看过了，都变成了曾经。

一个城市，一道街景，一座山谷，一个村落，都能使人变得情感丰富、想象力活跃，然后将普通人变成诗人、作家。